

寻河万里

□ 张雪晴

苏庄,这应该就是我的名字。

我与一条有老鹳窝的河,已经纠缠了六百年。

人们却说,世上没有这条河。

我不信!

一、相依

穿过 20 世纪 60 年代疯长的春草,在一条奔腾的大河旁,我望见一个精壮后生弯着腰正奋力挥动铁锹。连天暴雨让河水漫上田埂,他已连守了几天,解放鞋里破洞露出带泥的脚趾甲,两瓣的轮廓在夕阳下的河道里清晰了几分。

瞧见我这衰老的过客,他憨厚地笑了,热络地邀我坐下喝碗水。目光坚定地向我讲述他所在的生产队如何开沟引渠、平整土地。

我并不知道他口中的生产队是什么。只听得浸透汗水的号子声,依着自然蜿蜒的河岸,一同融进被规划的水流里。当看到河水被引入纵横的土沟时,我懂了。古往今来,对咱庄户人,河水是血、是命,是男人们赤裸的脊背在烈日下淌的汗,是女人们蹲在河边捶打的衣。

当年的我也如这后生一般年

轻。村落升起袅袅炊烟,我踩着鹅卵石蹚过溪水,成鸟衔着虫鱼归巢,幼雏发出满足的咕啾,老鹳窝像一片霞光似的架在槐树高高的枝桠间。如今,后生的脚依然陷在泥里,播种、耕田、收获,河水沉默地接纳乡民的汗水、生活与祈求。

我问后生,如今那低矮的草丛里是否还装得下我的老鹳窝?他告诉我,这草丛叫茨尾草。几百年前,先民用这草搭建茅草屋,或许确有过鸟窝的痕迹。

雪浪来了!后生喊了一声。春季融雪浪花湍急,远远望去煞是壮丽,乡人称为雪浪。忽而这浪冲破河岸,淹没农田。旱季断流、雨季洪涝,哪里还有老鹳窝的踪影,后生看着这土地摇摇头。

没过多久,广播里传来嘈杂的音乐。年轻的人们听着这铿锵的鼓点纷纷穿上崭新的绿色制服。后生的胸前也佩着一朵大红花,他俯下身子,亲吻着自己汗水浸润过、建设过的河道,便开始向母亲告别。母亲默默取瓶,为他盛入一捧河水。后生正了正军帽,带着那捧河水,转身消失在时代的烟尘里。

雪浪下,乡愁的水酿成土地

深沉的脉动,却不是我的河,我的老鹳窝!

二、裂变

时光荏苒,号子的余温如河水般奔袭远去,推土机的轰鸣碾碎蛙声,我顺势滑入 21 世纪钢筋水泥的森林腹地。土地消失于卫星城扩张的蓝图中,广场舞歌声在傍晚响起,覆盖了昔日的晒谷场。

我匆忙挤入人群,找到一位新搬来的居民。这中年妇人穿着塑料凉鞋,露出的小脚趾甲分成两瓣令我有些恍惚。我问她可曾见过一条可以安放老鹳窝的河,她却问我姓什么。

“我叫苏庄。”

凉鞋跟踢开一粒石子,“姓苏的啊?喏,那条刺猬河,不都是你们老祖宗传下来的?还要什么老鹳窝?”从泥土里连根拔起又被匆忙栽入水泥方格的人们,面孔陌生、习惯迥异。无数新人的涌来,让旧乡人成了悬浮在自家土地之上的“失地者”。

乡人摇着蒲扇,目光刀子般刮过垃圾桶前笨拙分类的新邻居,任意堆放的垃圾随流失的水土进

入河道，新旧居民的拉扯感逐渐在高楼间蔓延。这酸腐的气味猝不及防窜入我混沌的意识里，激得灵魂一缩！我一下被拽回那个遥远的深秋——

那是洪武三年的秋风，它像鞭子一样刮在脸上，沉重的背篓压弯了脊梁。背篓里，小脚丫冻得发紫，最小的脚趾甲上，浮现一道清晰的裂痕。幼童哭声、官差呵斥、大人叹息、汗水的酸臭味充斥在没有尽头的黄土路上。村舍模糊成灰色的影。天地间，只剩下那棵顶天立地的大槐树，黑色的鸟巢半吊在树梢，像一朵乌云灼烧着心口。

一只沾满污渍的手忽然出现，

将我从这记忆深处的灼痛拽回到高楼林立间的新世界。这只手来自一位身披绿色军装的笔挺老者。在晌午令人窒息的酸腐气中，老者俯身不语，只低头分拣涨破的垃圾袋，动作中带着一种虔诚的专注，熟悉的身姿让我不禁想起那位后生。

人们把目光从老者手上粗糙的老茧，移到自己同样曾握紧锄头的手掌。河畔集体劳作的古老记忆，在三色的分类桶里悄然苏醒，居民们紧跟着蹲下身，学着他的样子在桶前笨拙地开始了一种新的“耕作”。拆解垃圾袋的动作，成了彼此拆解隔阂的仪式。

这时几丛茨尾草从垃圾桶的

缝隙里倔强地探出头，河流浑浊的泥水渐渐沉淀变清，古老的生存智慧在新时代产生了新的变奏。新老居民蒲扇摇出的风沿着河流，开始吹向同一个方向——一个关乎清洁、关乎共同的方向。

“这里的河能放下我的老鹳窝吗？”带着六百年的漂泊与执拗，如同当年在迁徙路上，我向每一处陌生水源发出探问。

“老鹳窝是什么？”人们疑惑地看着我。

是啊，当河岸砌上坚固的石甲，当河流可以裁弯取直，泻走滔滔洪患，却不是自然河岸生态的模样。这重构的社区生态虽初现生机，却依旧不是我的河！



北京房山龙门口水库

三、共生

2022年冬，我又一次穿越，在西风咆哮的冰河上行走。岸上，一位朝阳般的女孩手持一柄冬奥火炬，步伐矫健地掠过被精心打理的滨河步道。在欢呼的人群中，我依稀看到了火炬上描绘的祥云，不由想起壮年时的那片霞光。

我跃然出水，急切地问她：

“这叫什么河？”

“刺猬河。”

“此地何名？”

“北京房山苏庄三里。”

“我想寻一条能看见老鹳窝的河流安家！”我的声音穿透寒风。

“这里没有您要找的老鹳窝。”她的回答温和却刺骨。

我默然了。是啊，咱不过是六百年前的一个乡民，背篓里的儿女早如星散，这里怎么会有我的老鹳窝？只是这安土重迁的梦，终究要湮灭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！寻河万里，竟成绝响。

我怀揣着绝望沉入寂寞河底。眼前却悄然萌发新生——河床铺设着生态砾石，水生植物柔曼的根系如同绿色的云朵，滋养着悄然复苏的底栖生物，水循环让流水不腐，种群回归形成城市绿脉。

此刻人群中的老者依旧身着绿色军装，佝偻着脊背已是两鬓斑白。那个戴着大红花年轻身影却在此刻重叠，他就是当年那

个两瓣脚趾甲的后生！我忽然记起新移民凉鞋里的脚趾，这熟悉的印记像一道闪电让我一跃而起，将一道跨越时空的叩问抛向那火焰般的女孩，“你最小的脚趾甲，是一瓣，还是两瓣？”

“爷爷说，我们大槐树的移民，都是两瓣。”

轰——！

一道惊雷在灵魂深处炸响。

军装老者忽然挺直已显佝偻的脊梁，眼神锐利地看着我，嘶哑地唱起了一段传说，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；祖先古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

刹那间，新老移民的声音汇成磅礴的洪流，古老的民谣激荡在刺猬河畔，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；祖先古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

我兀然跪在这片土地上，老泪纵横。六百年前，我们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背上背篓拖儿带女上路。村社渐行渐远，唯那巍峨的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诉说着乡愁。那两瓣的裂痕烙印在每个离人的身上，是洪洞大槐树投下的最后一道影儿，是六百年来最深沉的乡愁。

可我，还是想找一条能看到老鹳窝的河啊！灵魂深处的执念仍在低语。

老人家，我的祖先，听啊！刺猬河的水倒淌六百年。它从长阳

镇奔回良乡，只为接引那些漂泊的灵魂。家不在山西洪洞的老鹳窝，不在明代刺猬河畔苏庄的茅草屋，也不在生产大队旁的房舍。

它是茨尾草在迁徙中顽强的生命韧性，是滨河步道上新老移民在生态廊道的怀抱中、河长守护的碧波旁、畜阳灯照亮的夜色里，超越姓氏与血缘的认同与归属！

我听到了！刺猬河奔腾不语六百年，悄然托起所有离散的灵魂，无数次接纳着两岸的变迁与重生。村落没有消失。它超越了经纬度的坐标，融入了这条河的每一次脉动，在变迁中完成了一场化蛹成蝶的蜕变，成为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态家园。

女孩指着刺猬河说：“老人家，虽未见鹳鸟，但河治好了，明年春天会有白鹭飞来，我想它与鹳窝是一样的吧！”

我没有回答。转身间，来自奥林匹亚山的火种在古老的河面上燃烧，水汽凝结成万千棱镜，每一面都映照着一个流浪的灵魂，我的魂灵也在其中踉跄。寻河万里，老鹳窝的残枝早已长出纹理，化成了漂泊者的脊骨。高举的火炬与天际的霞光融成一片。漂泊的灵魂乘着白鹭的翅膀，飞向下一个百年……[张雪晴](#)

（张雪晴，笔名纪然，今日国土生态文学委员会特聘作家）

创作札记：六百年移民河畔的重生

一、根脉：大槐树下的迁徙密码

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；祖先古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这首黄淮民谣，亦是苏庄人的血脉记忆。明初洪武年间，为恢复中原农耕，朝廷以“四口留一、六口留二”之策移民。苏庄村由此诞生——因首批定居者多姓苏，平原聚落遂得此名。传说两瓣小趾甲是大槐树移民的基因烙印。盐沟（刺猬河古称）的流水，自此浸润离散者的乡愁。

二、刺猬河：自然恩赐与困境的双面性

辽宋时期，此河名为“茨尾河”，因两岸丛生茨尾草而得名。百姓取草筑屋，商贾沿水云集，故雅称“福禄水”。然自然无常，旱季断流，雨季洪涝。所谓“良乡八景”之一的盐沟雪浪，美景背后是农耕文明的脆弱。直至近代，“茨尾”渐讹为“刺猬”，河名更迭中暗藏人与自然博弈的隐喻。

三、蜕变三部曲：从土地到社区

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苏庄村，浓缩了华北村落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典型路径，其发展历程可为当代中国城乡融合研究提供鲜活样本。近几十年来，房山苏庄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村（20世纪60

年代平整土地，80年代分田到户）到为支持卫星城市建设而全面城市化、退出农业生产，并荣获“首都文明村”称号的巨大转变。北京苏庄的价值，不在于固守传统，而在于“消失的村落”如何重生为现代社区。

四、火炬与河流的对话

文中白鹭不仅是诗意符号，更是环境评估的客观标尺。白鹭是指示性生物，本身对水质非常敏感，依赖鱼虾生存，其回归暗喻了刺猬河生态系统恢复。

当火炬手奔跑时，火焰映亮河床底部的生态脉络，垃圾箱前新老居民共学分类，白鹭取代老鹳栖居浮岛……六百年的移民韧性，也终在“双向奔赴”的社区认同中重生。

这一刻，移民史诗与生态文明在河水中交汇。老鹳窝消逝于历史，但白鹭正掠过下一个百年。

五、结语：消失与永恒的辩证法

苏庄的价值，不在固守茅屋与鹳巢，而在以茨尾草般的生命力，将离散的根脉植入现代性的土壤。当女孩手持火炬穿越欢呼的人群时，她承接的不仅是移民先祖的背篓，更是刺猬河托举所有漂泊者的碧波。

故事的结尾，苏庄并没有确切回答。关于乡愁，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